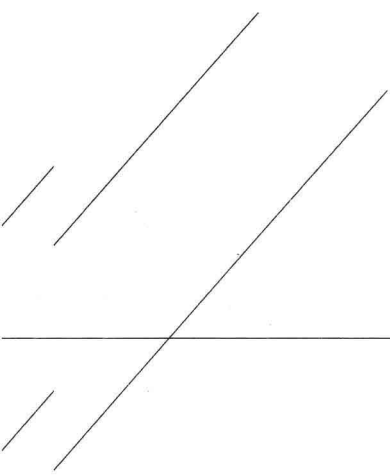




高专 的诗

The Collection of Poems by Gaozhuan >>>

云南美术出版社



高专的诗

高 专 著

云南美术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朝晖 韩 洁

装帧设计◇向云波

高专的诗

高 专 著

出版发行：云南美术出版社

社 址：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印 刷：昆明银河印刷厂

开 本：889×1194 1/32

印 张：4.25 字数：85千字

版 次：2003年6月第1版

印 次：200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

ISBN 7-80586-994-4/I·75

定 价：10.00元

高专,男,1965年10月生于个旧市。1987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同年开始发表作品。在全国多次获奖。实力派青年诗人,高级心理咨询师。中国作家协会云南省分会会员。

高专简介

拒绝报到

——就高专的诗集说两句

于 坚

多年前，来自云南个旧的大学生高专决定成为诗人，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一选择意味着什么。在如此世俗的时代，选择诗歌会耽误一个人的一生。许多人坚持了两三年，忽然发现这条道路上，世俗生活所必须的一切实惠和虚荣简直是无影无踪，而且还时常被路人投以怪异的目光，等同于精神病。这种目光，不要说高专必经历，就是伟大如凡高者也是一样。识时务者为俊杰，许多前诗人默然而退，诗歌之路上行者越来越少。当年，高专捧着诗集来我家叩门的时候，我暗自冷笑，他耐不住的。我没有把这话说出来，不想打击青年诗人的满腔热情，我只是含糊地说，写诗一生的事情，不像考大学熬年把也就过去了。

我有十多年没有见过这个诗人了，只是时常看见他有作品发表，间或也有获奖的消息。我依稀记得他是个小个子，表情固执。不只是外表，内心也是如此。大学毕业，他拒绝学校的工作分配，与校方对峙三年之久。这时代，大家都是差不多也就算啦。“纵然前途荒寂如冬”，高专却拒绝报到。拒绝报到在他，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隐喻。因此，当2003年4月，全中国都在谈论“非典”的时候，高专依然拒绝报到，他要出版他的第一部诗集，他才不管这个世界上是否还有人要看诗歌。

于是，他就要出版的诗集放在我这里，在一大堆正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报道非典的纸张之间，显得比较刺眼。安静、洁白、古老的排列方式，与建筑工人、父母、雨、青春、秋天、孤寂、夕阳小屋、十二月的松林……有关，没有被生活的病毒感染。

“声音划开大片顽石，特赦出成群的飞鸟”，他暗示诗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石头中的语言像飞鸟那样被释放，只是一种想像力的释放，并不意味着世俗意义上的权力，但诗人却暗示了一种真正的自由的权力，诗人是自命的特赦者，他的王国是整个世界，在他看来，一切事物都被囚禁着，等待着被语言的魔棍特赦。于是，十二月的松林，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事实，而是一个爱情的事实，“在写诗魔手的培植下，胸前的果实/几下就成熟诱人起来”。他这诗叫做《十二月的松林》，写的是爱情，用自然的状

况来暗示爱情的发展，具体而不生硬，有激情，但不造作，来自真正的体验。高专是一个抒情诗人，他的诗歌里面，善于以我观物，这种写作容易在幻觉中迷失，空洞而不踏实，但他又强调具体，就使他的诗歌，产生了一种特点，就是语词在具有细节的快节奏跳跃中生发出繁杂的意象世界。“蚂蚁的军团在青苔的森林里穿行”，“昆虫在墙洞里搭起一室一厅的屋子”，“闪电的葡萄藤从天堂垂至人间”等等。

高专是一位年轻诗人，我的意思不是说他的年龄，他已经37岁了。他的诗依然很年轻，说“什么”的欲望很强烈，语言的冲动来自对世界的激情和孤独感，《别坐等天明》是他这部诗集的基调。诗歌的某种功能是，它可以成为一个人生命的事业和信念，从而造就或者毁掉一个人。拒绝报到，如果仅仅是与世俗人生之间的一种生活姿态，而不是语言被创造出来的力量，对于诗人是危险的，紧绷的弦断裂之处，反而可能是妥协和世故。拒绝报到，并不仅仅是一种人生态度，更不只是愤世嫉俗。诗歌的力量在于，拒绝报到，乃是一种语言态度。其实高专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晚近的作品可以看出，他的生活观点不那么紧张抗争了，诗歌的语言更为妥贴，鲜活。

这部125页的集子只是高专诗歌写作的一个阶段。还是那句老话，写诗是一生的事情。

2003年4月30日

目 录

高专简介

序 于坚

建筑工人 >>>1

往事 >>>4

1996 年 10 月 28 日凌晨 1 点 >>>6

赠父母 >>>8

墙 >>>10

雨 >>>12

柴的自白 >>>15

别后 >>>18

播梦 >>>20

拥有 >>>22

相遇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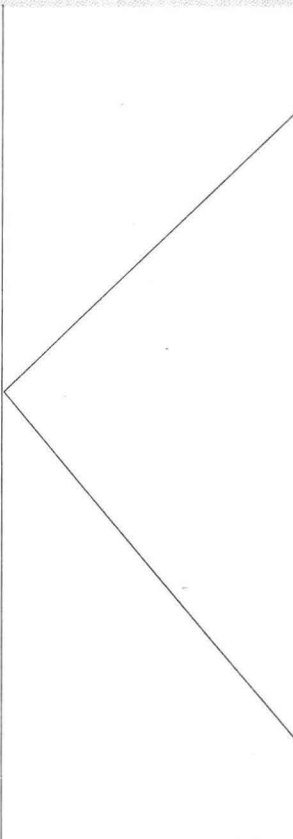
怀念顾城 >>>26

热爱生活 >>>29

图形 >>>31

不仅仅是假设 >>>33

冬夜 >>>35



下山 >>>37
别 >>>39
别坐等天明 >>>41
鱼 >>>43
永恒的太阳 >>>45
生活 >>>47
烛光下 >>>49
境界 >>>51
雨过小楼 >>>53
鹰 >>>55
爱 >>>57
秋望 >>>59
宿鸟 >>>62
回忆 >>>64
青春之歌 >>>67
背影 >>>69
夜,并不沉寂 >>>72
存在 >>>75
鸟与鱼 >>>77
抉择 >>>79

仅仅隔着一条田垄 >>>81
走向秋天 >>>84
夜 >>>86
孤寂 >>>88
夏日正午 >>>90
路 >>>92
笼养鸟 >>>94
纵然前途荒寂如冬 >>>96
作画 >>>98
一颗泪 >>>100
火炬 >>>102
横与纵 >>>104
黄昏即景 >>>106
诗人与诗 >>>107
喊 >>>111
步伐 >>>113
夕阳小屋 >>>115
高炉与烟囱 >>>117
渴 >>>118
浪漫大自然的黄昏 >>>120
十二月的松林 >>>123



建筑工人

又一幢大楼竣工了
蜂拥而至，忙碌搬迁
归于寂静
墙与墙分隔开的时空里，人们
儿孙绕膝谈笑风生修复个性
吵架骂娘产生矛盾分娩阴谋
藤椅上发呆红毯上裸步酒瓶里垂钓幸福
爱抚墙或面对墙
拳打脚踢，尖叫声振聋发聩
而建筑工人高仰脖颈
一瓶老酒打通周身经络后
舒展一下有些变形的身体
不是鸟，却像鸟一样
在枝头作最后的顾盼后
又不分季节地迁徙，去塑造另一棵参天大树

生存的闹钟总在胃里唤醒他们劳动的激情
一时间高官教师泼妇白痴肿瘤病患者
小人失业者商人画家塞满了大楼
无一例外地通通住进了建筑工人的身体里
方方圆圆的柱子是骨架
密密麻麻的钢筋是肋骨
每块砖是铁铮铮的肌腱
采纳阳光空气的窗扉是洞开的毛孔
用刀划一下墙壁，壁面抽搐血水渗出
光滑的胴体一任毒日狂舔，被雨季沤得碧绿
埋下了风湿性关节炎
而每位住户本身，是被保护得
极其安全，又十分舒适的五脏和六腑
山墙上蝴蝶蜜蜂翩然莅临
嗅辨这劳动者比鲜花更沁人的体味
麻雀燕子信赖地在他们的头颅臂膀上筑巢
有人看见三三两两模糊的影子，黄昏时
在远方伫望着高楼
那是否是从前脚手架上陨落的魂影
这些高高矮矮胖胖瘦瘦的建筑群
是他们祖先与子孙的群雕
不劳而获好逸恶劳大腹便便血脂偏高
这些词汇的蚊虫，从时间的荫蔽中倾巢而出





一圈一圈地绕飞后，因无处寄生而饿死
纷纷跌进词典的棺柩

1997 年

往 事

掀起落尘的竹帘——时间的碎片，晃眼堆起厚厚的秋叶，积成绵软的雪野。

被爱之生死拉伤的情感，实难重展昔日嫩叶的风姿。它如唐代松柏——在沧桑的花朵数遍枯荣后，面对欢爱的鸟语，草丛中翩翩相随的粉蝶，言语之路已被沉默横堵。

秋天摇落金黄的叶片，日月映照生命的木纹散为圈圈涟漪。

如木舟从大地之手滑向水域，当我俩续续松手——轰然倒向分离时，你的一切便像卷动的风沙，藏进了我脑中的某部分。

只要是梨花吐香、落雪飞寒的日子，便扯痛我的记忆
.....

也曾想用刀把想你的部分从脑中剔除，果能如此，世界断不会再有许多似情淋漓的黄昏。

常感到流着簌簌热泪，你壁立我身后，高高举着鞭子，





不应允我有稍稍停歇；总觉得满地的碧花都是分别时你孕怀愿望的眼。

如影变动的人生，我的早晨黑暗林立时，你便如鲜红的太阳飘然而来，普照我，让我在潮涨的泪水里幸福、发抖。

太阳缩回了光芒的手。时间之河逐日加宽，我俩渐成两岸，河面上星月闪烁，低飞的天鹅在径直追逐桔红的光亮。

拨开心潭上严实无隙的叶团——哦，往事依旧热腾腾的。

夜用静谧为人们铺开温香的床，当我失落的生命都长成观赏的花卉摇曳路旁，那时站在痛苦之梁和块块夜色筑垒的高塔上——片片白云擦拭着我满是尘埃的脚，滚滚群山已成为我眼下粒粒的石子。山的概念正涓涓雪化，我的目光扫过的地方——灿烂的黄水漫过无色的大地……

轻轻抚摸着湛蓝的天空——在这没有边际的画布上我缓缓作画，画出的小鸟轻快地飞向了辽阔的草原，画出的火纷纷滴落人间燎烤着皑皑冬夜……

我的幸福投下的影子——从此遮暗了那些专爱砍杀阳光的人。

那时，香红的往事已长成荫荫梧桐。

林外，花香嚷嚷；林内，住满了双双对对的画眉和玉鸟，它们的鸣叫声散发着阵阵凉意……

1989年

1996 年 10 月 28 日

凌晨 1 点

唐家正高专信步在春城繁华的东风东路

1996年10月28日凌晨1点

霓虹灯眨动的眼睛里，赤橙黄绿的女人来回踱步

梧桐树下面，一位老妇人

夜一般漆黑的老妇人，衣衫褴褛

蜷缩在从城市捡来分类堆码的垃圾旁

身上盖着金黄的叶子，她睡得

如此香熟，仿佛农夫躺在秋收的稻垛边

城市的烟囱使星星睁不开眼睛，我俩

嘴里飘着酒香，走过去

唤醒她，要与她交谈与她握手

——我俩想倾听那些低弱的声音

——我俩想抚慰正在凋残的生命之叶

催促中，慵懒的她极其无奈地睁开眼





像睁开眼就习惯对垃圾分门别类进行整理
她先看看我俩是不是垃圾，归属哪类
只有垃圾才能让她清醒兴奋
垃圾是她的馅饼是身上的棉被
是照亮她的那缕阳光
垃圾之外一切都不再有意义
交谈握手难道比两斤废纸板的重量还沉
去了，去了，去了
她干哑的声音喊道
是啊，我俩惊醒的不仅是她
还有她的饥饿和苦痛
时针再跳几下，清洁工人的扫帚将搅醒她
她还将毫无遮掩地抵御黎明前的寒潮
天明，她还得像寻找失散的孩子一样
四处寻找垃圾
她谢绝这些真诚却无济于事的声音流入耳朵
这只能使她扑向一纸垃圾时
分神，垃圾被风刮得更远
去——了，去——了，去——了
不厌其烦失去控制的她挥手大吼

1996年10月